



南華真經

莊子著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  
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葦弘死於蜀藏其血  
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  
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  
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

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罇不得成  
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慰瞽沈屯利害相摩  
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  
有償然而道盡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  
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  
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  
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

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  
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  
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  
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  
枯魚之肆

任公子為大鈎巨鎗五十牂以為餌蹲乎會  
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  
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轂侷鬼神憚赫千里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  
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  
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  
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  
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  
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  
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  
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

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  
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  
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  
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  
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  
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  
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  
而鵞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

惠以歡為鰲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  
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  
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  
其載焉終矜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  
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  
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  
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

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  
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  
以上吉乃割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  
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  
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割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  
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鷄鵠去  
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  
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  
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  
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  
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  
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  
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

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  
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  
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  
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  
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鸚口  
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  
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  
有知者恃息其不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  
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閤心有

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僊心無天遊則  
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茲知出  
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  
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  
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媿  
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  
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  
所以駾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

所以駾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  
駾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  
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  
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  
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  
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  
牟申徒狄因以踣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  
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  
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  
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  
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  
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  
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  
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  
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

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  
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  
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  
言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  
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  
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  
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



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  
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  
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  
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  
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齷立定

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  
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  
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  
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

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  
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  
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  
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  
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  
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

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  
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調甲也蟬蛻也似之  
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  
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  
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  
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於  
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  
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

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  
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  
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  
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  
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  
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  
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  
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  
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  
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  
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  
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  
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

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  
越國無君求王子搜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  
挽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  
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  
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  
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

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

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

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

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

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

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

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

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  
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  
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  
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  
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  
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  
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  
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

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死  
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  
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  
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  
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  
之重哉

予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禦寇盖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  
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

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  
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  
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  
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  
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  
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  
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  
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  
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  
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  
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  
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  
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  
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  
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  
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

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  
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  
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  
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  
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  
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  
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  
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紉而表素軒車

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  
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  
問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  
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  
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  
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  
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轂滿



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  
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  
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  
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  
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  
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  
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  
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  
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  
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  
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

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慘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  
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  
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  
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  
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  
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

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  
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  
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  
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  
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  
扡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  
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  
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

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  
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  
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  
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  
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  
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  
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  
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  
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  
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  
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  
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  
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  
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

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

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

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宍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

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  
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  
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  
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  
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  
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脇多辭謬說不耕  
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

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若  
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  
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舖之膳  
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  
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  
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劔  
瞋目轂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  
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

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  
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  
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  
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  
如激丹齒如齊具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  
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  
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  
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  
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

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  
而天下之頌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  
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  
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  
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  
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  
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  
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  
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

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  
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  
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  
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  
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  
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  
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  
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

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  
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  
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  
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  
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  
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竈子以其  
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  
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  
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  
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  
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  
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  
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  
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  
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  
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  
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  
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  
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  
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  
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  
無異於磔犬流血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  
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

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  
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  
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  
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  
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  
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  
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  
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  
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

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  
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  
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  
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  
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  
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  
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  
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  
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

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  
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  
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  
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  
利而義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  
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  
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

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  
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  
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怵色有不  
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  
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  
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  
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  
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

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  
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  
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  
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  
曰子不為行即將䟽戚無倫貴賤無義長  
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  
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䟽戚有倫乎湯放  
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

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  
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  
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于道吾日與子  
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  
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弃其所為  
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  
殉而夫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  
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  
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

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  
將弃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  
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  
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  
離其患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  
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  
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  
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  
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  
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  
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弃至尊以  
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  
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  
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

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執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穀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也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弃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言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

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  
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  
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  
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  
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篔簹  
之聲口嚙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  
忘其業可謂亂矣使溺於馮氣若負重行  
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  
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

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  
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  
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刳請  
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  
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  
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卑  
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  
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  
不亦惑乎

南華真經

莊子著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



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  
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  
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  
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  
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  
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劔士也莊子  
曰諾周善為劔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劔士  
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

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  
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  
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  
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  
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  
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劔者示之以虛  
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

乃校劔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  
人使奉劔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  
使士敦劔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  
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  
三劔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  
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  
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  
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  
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

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  
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  
紀此劔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  
劔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  
諸侯之劔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  
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  
為鈇此劔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  
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

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  
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  
賓服而應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劔也王  
曰庶人之劔何如曰庶人之劔蓬頭突鬢  
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  
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劔  
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  
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劔臣  
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  
斃其處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  
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  
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

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

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

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義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羨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功技不巧貢職不羨春蠶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揔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奚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拆交離親謂之賊稱譽

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頗  
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  
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  
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  
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  
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  
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  
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  
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

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  
何也容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  
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  
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  
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  
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  
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  
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  
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

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  
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  
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  
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  
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  
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  
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  
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  
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

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  
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  
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  
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  
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  
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  
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  
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  
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

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擘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擎逆立而夫

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



道之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  
矣吾敢不敬乎

列禦寇第三十二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  
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  
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  
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  
先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  
患夫餐人特為食羨之貨多餘之羸其為

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  
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  
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  
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  
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  
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  
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  
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  
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

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  
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  
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  
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  
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棗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  
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

然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  
殊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  
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  
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  
摔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  
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  
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  
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  
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

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  
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  
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  
牘救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  
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  
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  
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

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  
處窮閭阨巷因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  
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  
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  
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  
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  
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真幹國其  
有瘳乎曰大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  
從事華辭以支為自恐性以視民而不知  
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  
女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  
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  
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  
以士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  
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  
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  
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  
貌愿而盜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  
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  
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  
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  
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

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

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倪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

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  
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  
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  
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  
齏粉矣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  
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擲日月為連緜星辰為珠璣萬物為  
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  
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  
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  
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  
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  
功外也不亦悲乎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

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避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  
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  
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  
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  
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諛不偏一曲之  
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  
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  
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

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  
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  
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  
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  
以繩墨自矯而侷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  
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  
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闢其道  
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



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  
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  
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  
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  
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  
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  
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  
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  
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悲

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  
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  
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  
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  
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腴脰無  
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  
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  
為衣以跋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  
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  
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  
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  
異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  
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  
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  
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  
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  
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  
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駟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  
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  
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

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  
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  
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  
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  
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用之  
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  
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  
不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

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徃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  
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  
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  
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  
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  
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  
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  
鄰傷之者也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  
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  
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  
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  
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  
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  
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  
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

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  
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  
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  
及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旣斷其所謂道非  
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  
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  
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  
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  
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  
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  
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  
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黑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  
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  
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

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  
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  
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  
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  
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  
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以天下為沈  
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

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  
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  
雖壞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  
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  
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  
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其理不竭其來不斲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  
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  
與地甲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  
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  
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  
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  
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  
曉辯者天下之辯皆相與樂之卯有毛雞

三足鄧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卯丁子  
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張地目不見指  
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  
為圓鑿不圍杓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  
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  
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楮日  
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  
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  
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  
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  
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  
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  
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  
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  
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  
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

能其猶一蚤一蠹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